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鏡花緣  
第八十五回 論韻譜冷言譏沈約 引毛詩佳句美莊姜

話說紫芝拿著牙箸，在蘭蓀牙縫狠狠一夾才夾了出來，望了一望，朝地下一丟道：「我只當肉絲子塞在裡面，原來卻是整整的一個肉圓子！寶雲姊姊這個廚子，明日一定要重重賞他，難為他做的這樣結實！」說的眾人笑個不了。鳳雛掣了列女疊韻。玉芝道：「《詩經》極言莊姜容貌甚美，姊姊既承上文，豈可將他美貌置之不問？倘能引出《毛詩》贊他一句，妹子格外再飲一杯。」鳳雛道：「《詩經》之句原多，要與所報之名相合的，一時何能湊巧？也罷，我借別書略為點染一句，也就算不辱命了。延娟《陳思王集》雲鬢峨峨，修眉聯娟。『峨峨』雙聲，『聯娟』疊韻，敬華芝姊姊一杯，普席一杯。」小春道：「本題既無普席之酒，這個重字也不應普席有酒；若象這樣，少刻都飛重字了。」若花道：「嗣後凡飛本題以及重字者，只算交卷，普席一概無酒。倘接令之家，情願照常說一笑話，普席仍飲一杯。」眾人道：「如此極妙。」

華芝掣了戲具雙聲，飲了令杯道：「鞦韆《陸平原集》採千載之遺韻。『之遺』疊韻，『遺韻』雙聲，敬星輝姊姊一杯，普席一杯。」蘭言道：「大家飛了若干句子，惟華芝姊姊這句才歸到今日酒令本題。借此點明，卻是不可少的，但普席又要吃酒，未免令人接應不暇了。」蘭芝趁著大家飲酒，又在那裡讓菜，被眾人罰了一杯。

蔣星輝道：「妹子說個禪機笑話：有個和尚，道行極深，講的禪機，遠近馳名。這日有個狂士，因慕和尚之名，特來拜訪。來至庵中，走到和尚面前，不意和尚穩坐禪牀，並不讓坐。狂士不覺怒道：『和尚既有道行，就該明禮，為何見我仍舊端坐，並不立起，是何緣故？』和尚道：『我不立起，內中有個禪機。』狂士道：『是何禪機？』和尚道：『我不立起，就是立起。』狂士聽罷，即在和尚禿頭上狠狠打了一掌。和尚道：『相公為何打我？』狂士道：『我也有個禪機。』和尚道：『是何禪機？』狂士道：『我打你，就是不打你。』」說的眾人好笑。星輝掣了財寶雙聲道：「青錢魯褒《錢神論》錢多者處前，錢少者居後。『前錢』雙聲而兼疊韻，敬全貞姊姊一杯，普席一杯。」春輝道：「這句當中很可點斷，普席之酒似乎可免。」畢全貞道：「既然如此，我的笑話自然也免了。」蘭音道：「這句『錢多處前，錢少居後』，令人聽了，想起世態炎涼，能無慨歎！」青靑道：「姊姊因『錢』字而歎，我因『青』字忽又想起『是以』二字真罰的委屈。試問這個『青』字同水旁『清』字有何分別？『龍』與玲瓏之『瓏』其音又有何異？他卻分在兩韻。最令人不懂的：方旁之『於』歸在『六魚』，干鈎之『于』歸在『七虞』，諸如此類，不知是何肺腑？」春輝道：「他以一身而事宋、齊、梁三朝之君，於忠之一字，已可想見，其餘又何必談他。」

全貞道：「二位姊姊暫停高論，妹子交卷了。」隨手掣了人倫雙聲道：「妻妾蔡邕《月令問答》今日御妾，何也？」

紫芝道：「他要置妾，你便怎樣？我看姊姊倒有些醋意了。」蘭芝道：「人家話還未完，你停停再說罷。」全貞接著道：「『日御』雙聲，敬亞蘭姊姊一杯。」

蘇亞蘭掣了蟲名雙聲道：「玉芝姊姊才托鳳雛姊姊所飛《毛詩》之句不能湊巧，如今妹子倒引用贊美莊姜原句了：螭蟻《詩經》領如螭蟻。本題雙聲，敬舜英姊姊一杯。」蘭言道：「這句不但補足莊姜之美，並且所敬亦得其人。若是容貌稍差的，也就不配了。」舜英道：「姊姊言談最是純正，何苦卻拿妹子開心？」蘭言道：「我是言道其實，你只問問眾人就知道了。」

舜英掣了戲具雙聲道：「青鈿姊姊！又是飛鞋那個頑意到了：氣球馬融《忠經》導之以禮樂以和其氣。『樂以』、『其氣』俱雙聲，敬巧文姊姊一杯，普席一杯。」

印巧文道：「這都是青鈿姊姊拋球帶累的，不但要吃酒，還要說笑話。奉告諸位姊姊：往日妹子原喜說笑話，今日只好告罪了。」青鈿道：「今日為何不說？」巧文道：「妹子並非不說，其中有緣故。」青鈿道：「是何緣故，倒要請教。」巧文道：「既是姊姊諄諄下問，我也不得不說了。實告訴你罷：我不說，就是說。」眾人聽了，猛然想起禪機笑話，不覺大笑。青鈿道：「諸位姊姊莫笑，且聽巧文姊姊說笑話。」巧文道：「凡說笑話，原不過取其發笑，今大家既已笑了，妹子才說之話，就可算得笑話，何必再說。」蘭言道：「此言並不勉強，自應接令為是。」

玉芝道：「請教令官：即如剛才妹子誤說各名約有一百之多，以後別人可准再用？」春輝道：「再用的罰三杯。」玉芝道：「這還罷了。」

巧文掣了古人名雙聲道：「劉伶《國語》聞之伶州鳩。『州鳩』疊韻，敬彩雲姊姊一杯。」玉芝道：「此時酒仙既出來，必須奠他一奠，少刻大家才有興哩。」於是面對戲台，恭恭敬敬福了一福，奠了三杯。小春也奠了一杯道：「劉老先生：我也不求『五斗解醒』。只求你老人家保佑我莫吐，就感大情了！」

紫芝道：「此令既有二〇餘門之多，何必要這古人名？妹子適才約計由唐虞至前隋，按經史可考的共有二百餘人，都是雙聲疊韻，未免過寬。必須除去這一門，方不浮泛。」

閩臣道：「不但此籌可去，並且此令甚長，若慢慢行去，恐令未完，天就晚了。據妹子愚見：莫若大家依次先掣二三〇籤，再一總結算。應說笑話者說笑話，願行小令者行小令。如此分個段落，不過兩三次就可令完，既不耽誤飲酒，又可不致夜深。不知可好？」

彩雲掣了服飾雙聲道：「妹子就遵姊姊之命，早早交卷：輕裘《墨子》辟羊之裘，練帛之冠。『辟羊』疊韻，敬紅英姊姊一杯。」

紅英掣了戲良雙聲道：「琴棋《顏氏家訓》圍棋有手談、坐隱之名。『有手』疊韻，敬瑤芝姊姊一杯。」井堯春道：「這樣寬題，不替主人轉敬，未免可惜。」燕紫瓊道：「此題若輪到妹子，大約也可轉敬一杯。」邵紅英道：「你們二位一善琴，一善棋，腹中自然該有琴棋典故，既是如此，你們就各認一字，也飛一句書，如雙聲疊韻俱全，抑或兩個雙聲，兩個疊韻，我說一個笑話，設或飛句不能如式，每人各飲三杯。」堯春道：「既然如此，我就有僭，先飛琴字。李延壽《北史》：『垂簾鼓琴，風韻雅遠。』兩個雙聲。」紫瓊道：「邯鄲淳《藝經》：『夫圍棋之品有九，一曰入神。』雙聲疊韻俱全。請教笑話了。」

紅英道：「輪我掣籤飛句，只有我聽人的笑話，此時反弄到自己身上，倒也別緻。適才我因李延壽『李』字卻想起一個笑話：有個宰相去世多年，他族中有個姪兒，每與親朋交談，就把『家伯』賣弄出來，意欲使人知他為宰相族姪。一日偶到杭州遊玩，出見石壁題著前朝許多名士，他也寫了幾字道：『大丞相再從姪某嘗游於此。』題畢而去。後來有個士人李果，最好談諧，看見此字，因題其旁道：『元元皇帝二〇五代孫李某繼游於此。』」蘭若笑道：「此話雖是遊戲，但鄉愚往往犯了此病，轉將這話給他聽了，受益不淺。」

瑤芝掣了獸名雙聲道：「窮奇王弼《周易略例》一陰一陽而無窮。『一陰』、『陰一』、『一陽』俱雙聲，敬月芳姊姊一杯，普席兩杯。」

褚月芳掣了藥名雙聲道：「紅花《謝康樂集》含紅敷之續翻。『含紅』雙聲，敬萃芳姊姊一杯。」

哀萃芳掣了地名雙聲。春輝道：「按現在〇道所轄縣名，雙聲疊韻，約有一百，若用縣名，未免過於省事，誤用者罰。」萃芳道：「幸而妹子想了一個，卻與這些名目不同：中州《離騷經》夕攬中州之宿莽。本題、『州之』俱雙聲，敬小鶯姊姊一杯。」

題花道：「我飲一個令杯。以後旁令說過之書，也不准再用。至於詩句，惟閨閣之書准用，餘皆不准，才不寬泛。違者罰。」

崔小鶯掣了藥名雙聲道：「防風崔寔《農家諺》日沒胭脂紅，無雨也有風。『兩也』雙聲，『也有』雙聲，敬錦春姊姊一杯，普席一杯。」

鄺錦春掣了身體雙聲道：「肺腑司馬遷《史記》諸侯子弟若肺腑。本題雙聲，敬婉春姊姊一杯。」

鄒婉春掣了人倫雙聲道：「祖宗劉向《列女傳》學窮道奧，文為辭宗。『文為』雙聲，敬月輝姊姊一杯。」

蔣月輝掣了藥名雙聲道：「藥名雖有，就只承上甚難，這卻怎好？」只聽耳旁有人說道：「……如此如此，豈不好麼？」月輝聽了，滿心歡喜道：「蜂房《春秋佐助期》虞舜之時，景星出房。『之時』疊韻，敬……」一面說著，又細細數一數道：「敬二姊姊一杯。」蔣秋輝笑道：「這個頑的好，怎麼敬到自己家裡了？」青鈿道：「這才顯得你們姊妹親熱哩。」

月輝回頭把題花望了一眼道：「好個短命鬼！」題花把月輝一指道：「好個冒失鬼！」

秋輝掣了服飾雙聲道：「黼黻《金樓子》觀人以言，美於黼黻文章。『以言』、本題俱雙聲，敬蕙芳姊姊一杯。」

譚意芳掣了舟車雙聲道：「風帆沈約《宋書》願乘長風破萬里浪。『乘長』雙聲，敬蘭言姊姊一杯。」玉芝道：「怎麼蘭言姊姊落下淚來？」蘭言道：「我因蕙芳姊姊所飛這個『風』字，忽然想起《韓詩外傳》『樹欲靜而風不止，子欲養而親不待』這兩句活，觸動思親之心，所以傷感。假如雙親在堂，此時蒙太后半支俸祿，再能內廷供奉，即使家寒，亦可敷衍養親。無如『子欲養而親不待』，雖高官極品，不能一日養親，亦有何味！這總是自己早不樹立，以致親不能待，後悔何及。」蘭芝道：「姊姊只顧如此，豈不打斷酒興麼？」

未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